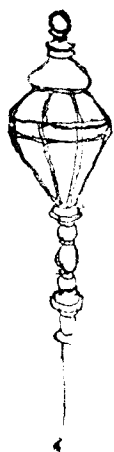




今妮的肖像

PORTRAIT
OF JENNIE



珍妮的肖像

〔美〕劳勃特·纳珊著

周煦良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Robert Nathan
Portrait of Jennie
Knopf, New York, 1940

根据纽约克诺夫出版公司1940年版译出

珍妮的肖像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9年7月第1版 197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3,000 册

书号: 10100·313 定价: 0.42 元

前 言

本书是当代美国著名小说家劳勃特·纳珊的一部幻想爱情小说，它以情节离奇，感情朴素，文笔富有抒情气息而受到广大读者欢迎。书中叙述一个穷画家傍晚穿过公园时碰见一个小女孩珍妮。她的父母是在杂技团里走钢丝的。她一个人在公园里玩，画家为她画了一张速写，卖了钱，并且受到画店经理的嘱咐，替这个小女孩画一张油画像。两个星期后，画家在溜冰场上碰见珍妮时，她好象已经大了两三岁，开始读法文了。从此，每隔一个时候碰见她，她总要长大几岁。最后，动手画那幅油画像时，她已是个婷婷少女了。故事的结局是珍妮从法国回来，途中被飓风卷入海中，冲进画家在那里渡夏的巴沫河，被画家瞥见，下河去救她，但是抵不过飓风的力量，她仍旧被海水卷走了。一段梦幻式的纯洁爱情就这样以悲剧结束。整个故事的经过只有半年多一点的时间。

一个小女孩在半年多内长成为少女，故事当然是不可信的。纳珊的这部小说实际上是受了三十年代英国邓恩(J. N. Dunne)时间学说的影响。邓恩把时间看成和空间一样，过去和未来都摊在那里，现在的人在某种情况下可以与过去和未来的人相遇。他拿梦作试

验,举了许多例子证明自己梦见的许多事情,后来在实际生活中都出现了。根据这些观察和试验,他写了一部《一个时间的实验》,接着又发表了《连续的宇宙》以发展他的学说。他的书在三十年代曾一度受到欧美思想界的重视。纳珊就是从邓恩的时间学说中汲取了灵感,于一九四〇年写了《珍妮的肖像》。不过邓恩的学说还够不上科学,二次大战后很少听见人提到他,所以我只称它为幻想小说,而不称之为“科学幻想小说”。这部小说的文学价值在于它的诗意般的抒情文笔,以及对人物性格的细腻刻划;书中除了不同年龄的珍妮外,还有开出租汽车的古司·买耶,画店老板马休,画家的朋友亚恩,以及饭店掌柜和房东太太等,都是寥寥几笔,就能把人物写得鲜明突出。

劳勃特·纳珊于一八九四年生于美国纽约。一九一五年哈佛大学毕业,曾任纽约大学新闻系讲师。一九二五年后主要从事小说写作。一九四〇——一九四二年任美国笔会会长;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在米高梅电影公司从事电影剧本写作工作。他曾任美国诗人学会理事长,并当选为美国国家艺术文学学院院士。他写的小说到一九七〇年为止已有三十九部之多。《珍妮的肖像》曾被拍成电影,并被收入美国《近代丛书》的《四部神奇小说集》中。

周煦良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日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美国著名作家劳勃特·纳珊于一九四〇年所作的抒情幻想小说。它通过一个穷愁潦倒的青年画家亚丹司同天真无邪的孤女珍妮相恋的故事，反映了三十年代美国下层普通人民的生活情趣。小说情节的发展，不受通常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宛若梦幻，耐人寻味；加之语言清新，文情并茂，好象一幅幅优美的油画，构成本书独具的艺术特色。

插 图：肖 雨
封面、扉页：潘 小 庆

第一章

有一种饥饿，比饿肚子还要难受，我受到的就是这一种。我穷，我的作品不为人知，时常三餐不继，在西城住的那间小画室里冬天很冷。可是这些都说不上。

谈起我的苦楚来，我的意思并不是指饥寒。做一个艺术家另外还受到一种苦难，那比冬天，比穷，还要难受。那就象是心灵的冬天。一个人的才气，和工作的泉源，这时好象结了冰，一动不动，陷在死的季节里——也许永远这样下去。谁知道，春天会有朝到来，将它释放呢？

这并不是因为我卖不掉作品——这类事，以前的好画手也碰到过，甚至名家都碰到过。我的苦痛是自己好象不能把握到装在我心里的东西。我随便画些什么，无论是人体、是静物、是风景，结果总是事与愿违。我要画的东西在脑子里非常清楚，就象自己的名字是艾本·亚丹司一样清楚，可是画出来的根本不是那回事，不是我要公诸于世，想借我的画告知世人的东西。

那时候的滋味，真没法子讲给你们听，因为当时我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焦灼之感。我想多数从事艺术的

人都经过类似的情形。迟早，他们就会感觉到，仅仅活着——作作画，有得吃，或勉强有得吃，是不够的。迟早，上帝会提出他的问题：你是帮助我的，还是反对我的？从事艺术者这时就得找答案，找不到答案就感到椎心的苦痛。

一九三八年冬天一个傍晚，我走经公园回家。那时我年轻得多，腋下挟着一皮包的画稿，因为人疲倦，走得很慢。冬晚的湿雾在周围飘浮，飘过草场，和那时已经清静无人的林荫道。那些平时在道上玩耍的孩子已经回家，只剩下黑漆漆的、木叶尽脱的树，和一排排为雾气所湿的长凳，望去象一个个蜘蛛。我挟着皮包，一下换到左，一下换到右。皮包又累赘，而我又没有钱乘车。

我跑了整整一天想卖掉几张画。一个人，经过相当时间，就会被一种绝望的心情抓住，觉得这世界真是冷淡得可怕，非但不理会他的饥饿或痛苦，简直连他的生命也不理会。每过一天，我出去的勇气总要减少一点。到目前为止，勇气已经象沙钟^①里面的沙，全流尽了。

那天晚上，我已经走到绝路；没钱，没朋友；人又冷，又饿，又疲倦；没有指望，没有念头可转。我想那时候，我因为没有什么吃的缘故，有点昏昏然。我穿过车道，沿着那冗长的、荒凉的、过道似的林荫路走去。

① 装有沙子的玻璃计时器，以上端玻璃球中的沙子流尽来计时。

在我前面，是长列的灯光，疏落而整齐，在夜色中照得通黄。我听见自己脚步落在行人道上清脆的声音。在我后面，是车辆日暮归去，听去如怨如诉。夜市之声低微而辽远，好似来自另一时代。从古时的某处传来，既象夏天的声息，又象多久以前草地上蜜蜂的嗡叫。我向前走去，如在梦中穿行幽寂的拱道。身子很轻，仿佛没有重量，完全是夜空气做的。

那个在林荫路当中独自玩耍的小女孩也一点声息没有。她蹴着石块玩，张开腿跳到空中，再落下来，象蒲公英的种籽一样阒静。

我见她一个人在这里，很诧异，便停下来望她。别的孩子一个也看不见，只看见雾，和长列整齐的灯光，一直伸向前面的平台和湖滨。我向四周找寻她的保姆，可是长凳全空着。“天很黑了，”我说，“你不该回去了吗？”

我不相信我的话带有不友善的口吻。那孩子把下面要跳的一步做个记号，停下来，可是先只偏转头来看我。“晚了吗？”她问，“我不大知道时间。”她淡然告诉我。

“是的，晚了。”我说。

“噢，”她说，“我还不需要回家。”接着又若无其事地加上一句，“没有人等我。”

我转身走了，心想：这到底关我什么事？她直起身子，把脸上的乌发拢向后面，压在帽檐底下。她胳膊

臂瘦削，和普通小孩子一样，动作敏捷宛如小鸟。“我跟你走一段路，假如你不在意的话。”她说。“我想，我一个人在这里是有点冷清。”

我说我不在意，我们就一同沿林荫道走去，在那些空凳子中间走着。我继续向四周找寻照看她的人，可是周围空无一人。“你就一个人吗？”我停了一会问她。“没有人同你来？”

她碰见别的孩子留在地上的一些粉笔印子，就住步一个个跳了过去。“没有，”她说，“会有什么人？”

过了一会，她又接上一句，“不过，有你同我在一起呢。”

在她，这似乎已经很满意了。她问我皮包里面放的什么。我告诉她。她高兴地点点头，说：“我知道是画。”我问她怎么知道的。

“哟，我就这么知道的。”她说。

四周的湿雾浮过来，很冷，夹着冬天的气息。我想，大概是我一天没有吃的缘故，什么都显得古怪了，连这样带着一个只齐我肩膀弯的小女孩子，在林荫路上走，都有点古怪相。我不知道我这样行为会不会遭到警察拘捕。我心想假如有人问起来，我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呢。

她有一会没做声，象在数着路旁的长凳。可是她准知道我在想些什么，因为走过第五条凳子时，她没有等我问，就告诉我她的名字叫什么。“叫珍妮，”她说，

“人家问起你来就这么说。”

“珍妮，”我跟着说一句，有点摸不清头脑，“珍妮什么？”

“珍妮·阿波登。”她说。接着告诉我，她跟她父母住在旅馆里，可是她不大见到他们。“爹和妈是做戏的，”她讲，“他们在汉马士坦游艺场搭班。走绳子。”

她纵了两步，又跑回到我面前，挽着我的手。“他们不大回家，”她说，“因为在搭班卖艺。”

可是我开始感到疑惑起来。且慢，我跟自己说，这儿有点不对头。且慢，我心里想……慢点儿……我想起来了。的确——是这么回事……汉马士坦游艺场多年前就拆掉了，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子呢。

“噢，”我说，“噢……”

然而她的手，握在我的手中，却一点不假，又坚实，又温暖。她不是鬼，我也不在做梦。“我上学呢，”她说，“不过只是早上去。我太小了，不能上全天。”

我听见她发出一声孩子的叹息，充满一个孩子的苦恼，轻得象空气。“我上的课不大够劲，”她说，“都是二加二等于四一类的东西。等我大一点，我就可以读地理和历史，读关于威廉二世的事情。他是德国的皇帝。”

“他过去是皇帝，”我一本正经地说，“不过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我觉得你错了，”珍妮说。她走开一点，不知为什

么自己微笑了起来。“西席莱·琼司在我们班上。”她说，“我能跟她打架。我比她力气大，我能和她对打。

“她不过是个小女孩。”

她纵了一步，“有人在一起玩真有意思。”她说。

我低下头看看她：一个穿着老式衣服的孩子。外套，绑腿鞋，风帽。谁曾画过这般模样的孩子？是亨利？是布罗西？总之，是老辈子里的一位。博物馆里还有一张画呢，是什么人的女儿，就挂在上楼梯的地方。不过孩子总是穿得一个式样。我看她平日好象不大跟别的孩子玩。

我说的是，心想，有人一起玩总是有意思的事。

“你有没有人跟你玩？”她问。

“没有。”我说。

我感到她在替我难受，同时看见我除了她之外没有人一起玩，又觉得开心。这逗得我笑了。孩子的玩意儿可真认真，我心想，孩子什么事都相信。我们碰到一处地下有条好玩的裂缝，她踮起一只脚沿裂缝跳过去，一直跳到尽头。“我会一只歌儿，”她说，“你要听吗？”

她不等我回答，抬起帽檐底下两只小眼睛望着我，就唱起来，歌声清晰但不成调。

我从哪儿来，
没有人知道，

我去的那儿，
所有的都要。
海风飘，
海水高——
哪有人知道。

这歌使我吃了一惊，它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我也不知道我指望听到些什么——也许是，一些儿歌，或者当时的流行歌曲。那些父母是演戏的女孩，有时候会唱情歌。“谁教你的？”我惊奇地问。

可是她只摇摇头，站在那儿望着我。“没有人教我，”她说，“这不过是只歌儿。”

我们已走到林荫道尽头的广场。我的路向左，再过车道，就由西首门出园。雾沉沉的冬晚包着我们，荒凉而沉寂，周围是一棵棵打湿的树，又黑又秃。远处城中奏出它的调子，在空气中渐沉渐杳。“再见，”我说，“现在我得走了。”

我伸出手来，她黯然握着。“你知道我最喜欢玩的游戏是什么？”她问我。我说：“不知道。”

“是愿望的游戏。”

我问她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我希望你肯等我长大，”她说，“可是我想你不肯。”

说完，她就转身向林荫道那边一声不响走去。我

站在那儿望她。一会儿工夫就不见她的影子。

回到家里，我开了一罐汤，在煤气灶上炖热，切了一片面包，和些干酪。吃下去肚子很不受用，可是人倒觉得好些。我把画稿从皮包里取出来，放在地板上，倚在墙上，对它们看。这儿画的全是些新英格兰风景：鲎鱼湾、教堂、船舶、古屋。大多是水彩，有几张是素描。可是没有一张画的是城市……奇怪，以前我从没有想到过……

我走到窗前，望出去。窗外实在没有什么可看的，一带屋顶和烟囱，阴晦迷蒙。几处亮着灯火的窗户，北面几幢较高的房屋，依稀耸立天空。在这一切之上，是冬季冷湿的空气，海边那种又阴又重的空气。一条拖船在港里呜呜地叫，凄惨而神秘的声浪掠过屋顶，象河上海鸟，在城市一片无休止的呻吟声之上沉浮。我不懂，为什么我从没有想到画一张城市画……我心想，我可以画一张粉笔画的河，只要能抓得着天空那种寒色就成。还有公园南面那些房屋的线条，在傍晚的当儿——如果我能够把握到它们那种青山隐隐的神态。可是，自始至终，我脑子里面想的总是林荫道上碰见的那个女孩。我去的那儿，没有人知道；海风飘，哪有人知道。真是只怪歌儿，它的不成腔调使人愈加忘不了它，那种不成调简直就是歌的一部分。

我想起她最后转身走开时跟我说的话。可是人不能等别人长大。人都是一起长大，并着肩一步一步地

走，这个走的跟那个走的完全一样。他们做孩子时一起，到老也一起。他们一起离开，到那有什么东西等待他们的地方去——是睡眠，还是天国，我也不清楚。

我打了个寒噤。窗口那张尘积的灰色暖气炉只剩一丝温意了。我想，我得跟纪克司太太讲。可是我忽然感伤起来，象有人刚告诉过我一个古老的凄凉故事一样。那天夜里，我休想再工作。为了维持我的勇气，我去睡觉了。

第二章

我的房租又过期了。我想纪克司太太若是找得到房客的话，就会叫我走。可是没有人会要我这样的一个画室，家具全散了，天花板上是多年的积灰。尽管如此，我跟她讲起暖气炉的事，她听了还是满不高兴。“这不是旅馆，”她说，“不是你付的价钱，旅馆！”

我真怕和她碰面。她站在我面前，总是紧闭着嘴，瘦削的双手抄在肚子上。眼睛里那种神情，好象把我的将来全看透了，而且看出我的将来也和过去一样没有希望。你也许奇怪，为什么我不离开这里，搬到别处去。事实是，我没有去处。便宜的画室不容易找。何况，我差不多一直欠着房租，而那些日子里，我自己简直一点指望没有。所以只得住下去，我敢说，换一处也好不了多少。

那时，到处都闹着经济恐慌。在我们头上，仇恨在空中冲突搏击，犹如世界初萌时期天上安琪儿和恶魔厮杀一样。这真是一个画家的世界啊！布莱克^①的世

① 英国十九世纪初宗教诗人兼画家。

界，或者古耶^①的世界。可是，它不是我的世界。我两者都不是——既不神秘，又不革命；我深具我父亲中西部人的现实气息，这使我不能做布莱克。我又深具我祖母新英格兰人的保守气息，这使我不能做古耶。然而在世时的虔诚也曾替他们照见天堂。

我相信纪克司太太欣赏我的画，不过从不说出口。她时常站在那里看我的画，闭着嘴，抄着手。有一次还收下我在托罗画的那张巴沫河市渡口的速写，抵一个星期的房钱。我想现在这张画的价钱可要大得多了，不过她可不会知道。我也不懂得，她看中这张画的什么地方——也许一点美好日子的回忆罢。我原来打算表达出夏日的清幽，河水川流不息的那种安静，破船壳丢在草丛中的那种沉寂。也许她也在画上看出这一点——或者只是猜想，我可不清楚。

她不喜欢我的城市画。现在我回想起来，才明白这些城市画对她说来不过是老一套——只是城市罢了。而她就陷在其中，象蜜糖里的苍蝇一样。河上寒空，或者风多影浓的街道上那股青山的颜色，她怎么会喜欢？这些她真是太熟悉了。她得同这些过一辈子呢。

可是那时我整整有三天却充满了希望。三天后，我才发觉，我画的城市画照样卖不出去。

到第四天下午很晚的时候，我的运气才转。当时，我并不认为是转运，我以为不过是侥幸而已，别的都说

^① 西班牙十八世纪画家。